

十年間在外國所見之中國方誌

一、特約講話：國立臺灣大學教授陳正祥先生。

二、日期：民國五〇年十一月六日上午十時

三、地點：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二樓

四、出席：李騰嶽、林崇智、毛一波、陳百村、顏道鵬、黃得時、曾

今可、林衡道、曹建、陶文輝、郭海鳴、黃玉齋、廖漢臣

、黃潘萬、莊金德、張雄潮、張奮前、盛清沂、劉枝萬、

王世慶、曹甲乙、張春生、王詩琅。

五、主持人：李騰嶽

六、紀錄：王詩琅

林崇智：本會近來決定邀請各名家來會作特約講話，這一次我們是特請陳正祥先生。各位都知道，陳先生是國立臺灣大學農學院的名教授，最近十年來會到過外國好幾次，參加各國的地理學會的會議：一九五二年出席美國十七屆國際地理學會，一九五七年應日本學術會議邀請，出席日本的國際地理學會區域會議，一九五九年又應國際地理學會及柏林地理學會聯合邀請，赴柏林參加地理學始祖洪包德逝世一百週年紀念大會，順便並到過德國、奧地利、荷蘭、比利時、法國、英國、瑞士、意大利等國家考察，今年即一九六一年又應美國國家科學院邀請赴夏威夷，出席第四屆太平洋科學會議及第一屆地理學委員會評議會，並曾訪問美國、加拿大、日本等國。十年之間，對於地理學的貢獻是很大的。我們今天特地請他蒞會，就十年間在外國所見所聞的關於中國方志這一題目來對我們講話。

陳正祥：各位先生，今天我很榮幸能夠來到貴會和各位見面談話。我過去和文獻會是有密切的關係的。貴會所從事纂修臺灣省通志，我覺得這個工作是很重要的。現在不光是臺灣在做，世界上各國也都在做這個工作。我自祖父父親以來，對史就很有興趣，對這一方面也很注意；家裡收藏的方志有五六百種，每年都要晒太

陽，我從中學對這方志就有興趣。後來一九五二年到美國開會，途經日本，在美國勾留九個月之中，兩個月是在美國國會圖書館裏的，聽說美國國會圖書館收藏的方志很多，圖書目錄上有中國方志三千五百多種，我每次都去參觀，據最近的消息說已有四千四百種，那裡有的是我們國內沒有的，有的是孤本。中國方志目錄是一九四六年出版的。我時常問人中國到底有多少種的方志呢？可是沒有人能够答出來，有的說是八千，有的說有兩萬種，但是據我的看法是在一萬二千種到一萬三千種之間。我一直是對中國方志有濃厚的興趣，每有到外國的機會，每次都去看各地收藏的中國方志，我在歐洲時，看見奧地利有一部雲南志，是一部最短的方志，放在地下室，沒有利用。荷蘭、比利時各國參觀過各大學，他們對中國方志很有研究，日本的京都大學收藏中國方志有四千五百種，東亞文庫有三千四百種，天理大學至少也有二千四百種。京都大學還設有中國研究部。各位也曉得，日本人不光是對中國方志，就是對中國的學問也比中國人徹底，歐洲收藏中國方志，只放在那裡看看不知利用，日本人不同，很徹底去研究，他們有會讀中國文，講中國話，寫中國文的人。京都在戰時沒有受過盟機轟炸，所以甚麼都好好的。東北大學收藏的不多，我在那裡會發見一部很好的中國方志，叫山海關志，不編在圖書目錄，未予登錄，也沒有編目，當古董看。

荷蘭、英國、法國、美國等各國的圖書館，中國方志很多；歐洲方面的收藏最多的是大英博物館，其次是法國巴黎博物館，很奇怪的是他們不把中國方志放在圖書館，而放在那裡。再次是荷蘭、瑞士、比利時等國。在歐洲的那些中國方志，一部份是買去的，一部份則是庚子八國聯軍攻北京時搶去的。我們中國方志在清末沒有好好的保管，一批一批一直流到外國去，永遠不能回

來。

那麼方志有甚麼用呢？過去有的把它當做歷史看。我的看法以爲研究歷史與地理的方法，最好是拿方志來做資料，還要從方志去找出材料。譬如，過去要得到進士舉人比現在得外國的學士碩士更難，方志記得很詳細；我們可以在方志上的分佈，去瞭解中國文化中心的移動，還知道它先是在西北發達，繼而在中部河南安徽，後來才移到東南的江浙的，又如從方志上的黃河氾濫次數，改道情形，可以知道中國土地的開發，人口的膨脹，利用方志去找出寶貴的資料。此外把方志上各地的水旱蝗蟲風雨等天災記載，倘若分別予以統計起來，那是地理上很好的材料，還可以利用方志知道某年某地發生甚麼事，這都是很好的資料。

臺灣也有不少方志，光復以後又開始修志，不過困難是在人材和觀念，我們自清代咸豐同治光緒到現在還保持着傳統的做法，外國記某地方度幾度，我們還是保持老方法，這在目前情形更嚴重。幾年來第一個找我的基隆市長，可是我的方法他不接受，他一定要保持中國傳統的方法。我到外國，美日加拿大都問我，爲甚麼我們臺灣的方志不會現代化，我答說沒有辦法，只有保存資料。中國學人很少人看完一部方志，現在實在也是很少人有時間有精力能够把一部志書全部看完。我想目前要現代化，最好是把方志重新整理起來，重視圖表統計，多用圖表把它節要，簡要化，使人們可以利用最少時間能够把它消化，不浪費時間在書本裏，做到方志的科學化。臺灣的方志可以利用地圖、圖表、照片表達出來，把它縮短，這也是說方志要合乎時代的要求才行。這樣，譬如文字要一千字，那是很簡單可以表達，將來發展都要利用它。紐約花了五十萬美金去做交通統計，那裡的記錄，馬路上幾點幾分有幾個人通過都記得很清楚，上午八點正記人、汽車、卡車有多少，中午十二點又一張，下午六點再一張，一一再把它記下來，那是很好很好的資料。有人或者要問那拿來做甚麼用呢？馬路拓寬時可以當做根據。方志要合乎時代要求，有利

於國家要這樣做。外國的中國方志的情形，大概是像上面說過的。我們要好好利用它，使它合乎世界潮流。以上算是我對方志的感想，將來我還要在臺灣文獻寫文章報告。有甚麼問題請各位質問。

李騰嶽：各位對方志有甚麼意見，可以請教陳教授。

毛一波：昨天我參加了一個會，曾討論清史如何改編補遺，會後聚餐，談及國史和方志的關係，認爲應以方志來補充國史。我國方志有私修官修，據說美國存有一萬多種，現在臺灣的內政部、中央圖書館合起來各藏有一千多種，國防研究院最完全，也沒有超過兩千，數量既不多，而且也有重複的。如高拱乾的臺灣府志，在臺灣本來沒有，以後才有方豪先生自日本拍照片回來的影印本，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再印。方志等於國史的提要，我們要查明歷史上各地方的事，都要去看各省的方志。至于新的方志，要用新的觀念去看，因爲現代生活繁忙，大家沒有時間看大部書，所以要把它很簡單地表達出來。比如臺灣省通志稿共有六十多冊，部頭很大，資料頗爲完全。但篇幅未免太多了。再則方志是有傳統的，這是明代以來一般的傳統。而新的纂修方法是要以表圖照片爲重，用簡單的方式來表示，這就是觀念的問題，和方志的傳統有點不同。可以說，我們的省通志是以舊傳統的看法，用舊方法來做的，只是稍爲改變，增加了一些圖表而已，原來這在舊觀念沒有打破之前，新的東西是無法接受的。況且我們的通志稿多是由老先生之手修的，他們持有的是舊觀念，又沒有看過外國書，所以只能依照舊的傳統了。陳先生介紹的是新方法，故需要編者有觀念上的改變，在沒有改變以前，是沒有辦法做的。

李騰嶽：我國的書本和方志流出外國去，固然有許多原因，諸如國家的動盪變亂等。現在我們倒要向外國去求去看，孤本也在外國，這是一個問題，也是很奇怪的事情。請問陳教授，外國對我們有無批評？

陳正祥：沒有。中國方志的應用方面，美國的大學有人拿中國方志去

做博士論文，有把它去做人口研究，哈佛大學的中國人口研究就是以中國方志做的。歐洲方面較少。

李騰嶽：外國的事情，我們不大明瞭，只以臺灣來說，日據時期，編臺灣史料的時候，他們就說：史料有部份也要蒐集自志書的，不過志書體裁都是寫官方的事情多，民間的事情少，所以不能採作體例，而西洋私人著作的史體論及文明史體當然也不適合於官撰的書刊。他們要以獨特的方法去參考志書和折衷外國各種著作來編成的。我們要修臺灣的志書，也要自己去想法來做出的。不過過去的志書，我們感覺詩文和傳記太多，不合理的地方不少，當時是林熊祥先生當主修，所擬凡例裏也說要以現代的眼光去做。以現在的眼光看起來，覺得很多要改，譬如藝術家要寫入藝術篇，文學家要寫在文學篇裏去，不必再另立傳，所以方志的編法也大大要改。這是我的鄙見。

陳正祥：我同意李主委的意見，現在不能老守老方法，臺灣是在過渡期的，我對美國人說這是一半新一半舊，過了二十年，三十年，就可以變了。

黃得時：陳先生說修志寫法要新，對這點我贊成。困難的問題還有，如內政部規定裝訂要線裝本，臺北縣志就是這樣做的。我想像這種也有改革的必要。外國人究竟用甚麼方法修方志，和中國人有何不同，請教陳先生。

陳正祥：英法都有做，美國沒有做。英國我最清楚，在一九二八年，就是在十多年前曾分地區修方志，每一區請有名的學者專家組織委員會，再過兩年開會，把它拿來湊合起來。大體很好。後來以它為根據再加以擴張；每個大學都要用。法國有叫馬東爾的學者，和中國一樣的修法，情形很好，每省都有。德國是由大學生去做，意大利則特別重視地圖，美國的新方法是在照片方面。

盛清沂：臺灣做的志書都是老方法，此後要參酌新的方法來做，但如要用新法來做，到底要用甚麼新的方法來做，這是應該有一個

具體的新的方案才行的。譬如要附上精確的圖表這是很必要的；中國過去的方志以及臺灣現在做的方志也有圖表，不過不如陳先生說的圖表精確而已；假若把這些用老方法做的方志，只換上現在說的精確的圖表，是否這方志就變成了新的了呢？我想這是需要研究的。譬如我國過去的方志是一書兼有歷史、地理，以及類書、文選等各種功用的，也就是說可以利用各種方法做成的。但現在社會進步，史事複雜，已不可能一書再兼這各方面了。所以我們要變新的，但我們究竟要何去？何取？假若我們要淘汰舊的，要淘汰的是那一些？我們要參酌採取新的，要採取的又是那一些？我們這才能決定用那一種新的方法來做。所以沒有一個具體的新的方案說明，就使人難所適從了；陳先生的飽學，我很佩服，陳先生要把方志由舊的推到新的，這更是使人欽佩的，也是我們應該負的使命。謹貢獻這點管見，請陳先生指教。

陳正祥：盛先生是一位很努力的人，關於地圖，我有個經驗，把學生分兩批，一交地圖，一不交地圖，後來有地圖的成績很好，因為地圖是包括目前的歷史。那麼地圖有甚麼好處呢？有地圖甚麼都很清楚，因為地圖不單有地理價值，也有歷史價值。

李騰嶽：今天承蒙陳教授為我們講在國外所見的中國志書收藏情況，以及志書的利用方法，很多指示，這對我們以後的修志有很多幫助。這樣的會，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，以後當常常舉辦，謝謝陳教授！

附記：

本紀錄係就陳正祥教授的講話略加整理，因時間匆促未經陳教授過眼即予刊登，故內容或與講話略有出入，事非得已，文責當在紀錄人。至於內容，陳教授僅述其概，有系統的敘述，陳教授經約定另撰專文發表，並此附記。